

20世纪

世界诗歌译丛

*Jorge Luis Borges*

# 博尔赫斯诗选

陈东飏 译



20 世纪  
世 界 诗 歌 译 丛



陈东飏 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博尔赫斯诗选/(阿根廷)博尔赫斯著;陈东飏译.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10  
(二十世纪世界诗歌译丛·第2辑/楚尘主编)  
ISBN 7-5434-4837-8

I. 博... II. ①博...②陈... III. 诗歌-作品集-  
阿根廷-现代 IV. I783.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53610 号

|       |                              |
|-------|------------------------------|
| 丛 书 名 | 20 世纪世界诗歌译丛                  |
| 书 名   | 博尔赫斯诗选                       |
| 作 者   | (阿根廷)博尔赫斯                    |
| 责任编辑  | 赵志明                          |
| 装帧设计  | 张志伟                          |
| 出版发行  | 河北教育出版社<br>(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
| 印 刷   |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
| 开 本   | 850×1168 1/32                |
| 印 张   | 10.625                       |
| 印 数   | 5000                         |
| 版 次   |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
| 印 次   |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 书 号   | ISBN 7-5434-4837-8/I·795     |
| 定 价   | 19.00 元                      |
| 版权所有  | 翻印必究                         |

## 20世纪世界诗歌译丛

### 第一辑

- 《乔伊斯诗全集》 (爱尔兰) 乔伊斯 著  
《狄兰·托马斯诗选》 (美国) 狄兰·托马斯 著  
《切·米沃什诗选》 (波兰) 切·米沃什 著  
《安东尼奥·马查多诗选》 (西班牙) 安东尼奥·马查多 著  
《保罗·策兰诗选》 保罗·策兰 著  
《伊凡·哥尔诗选》 (法国) 伊凡·哥尔 著  
《耶胡达·阿米亥诗选》 (以色列) 耶胡达·阿米亥 著  
《里尔克诗选》 (奥地利) 里尔克 著  
《伊丽莎白·毕肖普诗选》 (美国) 伊丽莎白·毕肖普 著  
《卡瓦菲斯诗集》 (希腊) 卡瓦菲斯 著

### 第二辑

- 《约翰·阿什贝利诗选》 (美国) 约翰·阿什贝利 著  
《W·S·默温诗选》 (美国) W·S·默温 著  
《聂鲁达诗选》 (智利) 聂鲁达 著  
《叶芝诗集》 (爱尔兰) 叶芝 著  
《索德格朗诗全集》 (芬兰) 索德格朗 著  
《博尔赫斯诗选》 (阿根廷) 博尔赫斯 著  
《吉皮乌斯诗选》 (俄罗斯) 吉皮乌斯 著  
《曼德尔施塔姆诗选》 (俄罗斯) 曼德尔施塔姆 著  
《美洲译诗文选》 马尔克斯等 著  
《非洲诗选》 索因卡等 著

### 第三辑

- 《格雷戈里·柯索诗选》 (美国) 格雷戈里·柯索 著  
《沃伦诗选》 (美国) 沃伦 著  
《勃洛克抒情诗选》 (俄罗斯) 勃洛克 著  
《伽姆扎托夫爱情诗选》 (俄罗斯) 伽姆扎托夫 著  
《波普拉夫斯基诗选》 (俄罗斯) 波普拉夫斯基 著  
《特兰斯特罗默诗选》 (瑞典) 特兰斯特罗默 著  
《阿蒂拉·尤若夫诗选》 (匈牙利) 阿蒂拉·尤若夫 著  
《菲利普·拉金诗选》 (英国) 菲利普·拉金 著  
《英国当代诗选》 布莱克·莫里森 安德鲁·莫申 编  
《二十世纪冰岛诗选》 斯泰纳尔等 著

策划：王亚民 楚尘



## 出版前言

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和发展,得益于对异域文学营养的汲取,外国诗歌的翻译成为其间极为突出的部分。从荷马的史诗到金斯堡的《嚎叫》,从但丁的《神曲》到艾略特的《荒原》,无数优秀的诗歌作品,经由翻译家们的译介,对二十世纪中国几代人的诗歌阅读和写作所产生的情感激发和诗艺启迪,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以致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翻译诗,就没有中国现代诗歌。

但是,回望二十世纪的外国诗歌在中国的出版状况,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翻译诗的出版一直处在零散的、非系统的状态。我们出版这套《二十世纪世界诗歌译丛》,就是要改变这种状况,希望以我们的微薄之力,能够填补中国出版事业的一项空白,以此构筑汉语版的二十世纪世界诗歌史的长廊,提供完整的二十世纪世界诗歌的图景。本译丛第一批计划为五十种,分五辑推出,每辑十种。

面对浩若烟海的世界诗歌,我们当然要有所选择。首先,选择二十世纪作为时间范围,是因为二十世纪是人类迄

今最伟大、最复杂、最灾难深重、最富于变化的世纪，在这样的时空中产生的优秀诗歌，积淀着人类心灵深处承受的苦难，也折射着人类精神结构中永恒的尊严和优美。其次，收入这套世界诗歌译丛的，是世界各国优秀诗人的优秀作品，这些诗人中有许多是诺贝尔文学奖或其他著名诗歌奖的得主，他们对世界诗歌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的作品已经越出国家与民族、文化与政治的围限，成为普照世界的精神之光。

诗歌是语言的极致，因此翻译难度最大。所谓“诗就是在翻译中失去的东西”，所谓诗歌翻译“只分坏和次坏的两种”，都是在极言译诗之难。但是，诗歌翻译史表明，高水平的翻译依然可以让我们清楚地听见异域诗魂的吟唱，像经过查良铮、戴望舒、冯至、卞之琳、王道乾等老一辈的翻译家之手的经典译作，永远令人为之激动。因此，力求高质量、高水准的翻译，是这套译丛的一个基本目标。为达到这个目标，本社约请的译者大多数是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研究人员和在国内外的诗人，从而保证以准确、传神和丰富多彩的译笔将读者带入二十世纪世界诗歌的灿烂星空。

河北教育出版社



## 作为诗人的博尔赫斯

博尔赫斯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奇怪的形象，他与现代文学史上所有的大师都不相似；他与他所有的追随者和摹仿者都不相似。也许我们可以说，例如，庞德或萨特是注定的二十世纪作家，他们属于现在，甚至不如说属于未来。然而博尔赫斯几乎不是一个必然的存在，他仿佛是一个来自过去的人物，一个时光旅行者，一个不合时宜的人。他的文学趣味停留在二十世纪以前，他对于当代文学所知甚少。与这个文学爆炸的时代极不相称的是，博尔赫斯可说是通过一种单调赢得多样性的。他的小说（尽管它们同样也是诗歌）容纳了一些令人迷惑的机关和循环的楼道，它们的镜像，它们文本中的文本，它们对经典的戏拟，变成了他的标签，也变成了后现代主义（一个他不那么赞赏的流派）的标签。然而，博尔赫斯本人对它们并不像文学评论家们那么认真，他只将它们作为一种玩笑，或作为一种变体的诗歌。

无疑博尔赫斯是个诗人，并且只是个诗人，一生都在写作同一本诗集；其余的都只是他用来表演另一个人的面具和虚构。

正如前文所说，博尔赫斯不属于现在，但更可以说博尔赫斯几乎也不属于时间。他站在时间之外（他对于自己必将随时间流逝，这一可悲的宿命，抱着一种微笑的怀疑，超然和嘲弄），这是他与一切伟大诗人的一个共同点。失明使他不关注周围的，可见的世界，他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街道走向远不可及的国度，他冥想的范围从记忆中的事物到遗忘了的事物，又从遗忘了的事物到无可追忆的事物。最终，他开始以一种无所谓久远与临近的噪音歌唱了，他歌唱的不是世界本身，而只是世界的轮廓：生命，死亡，梦幻，书籍，循环与结束，空间与时间，而这一切都可以归结为时间。他所面对的是早已被从古至今的无数诗人书写得淋漓尽致的主题，但他并不先于或后于他们。在他的诗中有古代史诗的豪迈，有玄学诗歌的沉思和深邃，有阿根廷民谣的质朴，有超现实主义诗歌的明净和神奇，而在他的晚期诗歌里，我们还会发现一种属于惠特曼的浩大与幸福的声音，尽管他的短小篇章与惠特曼的宏篇巨制毫无外表上的相似之处。所有的诗歌都向往着达到不朽，惟一的途径就是伟大。这伟大要求诗人用自己的生命来筑造那座象牙之塔，在这伟大之中，时间带来的痛苦，悲伤，寂寞，构成人的一生经





历,都会上升为“一曲音乐,一声细语和一个象征”。这也正是纳博科夫在回忆中低语的“无时间性”(timelessness)。

也许诗人博尔赫斯不如另外的博尔赫斯,一种叙事风格的代表人物,一个博学而奇诡的迷宫建造者那么引人瞩目。但博尔赫斯本人早已看到,文学的技巧一旦被认识到,就会失去效用。而博尔赫斯的精髓保留在他的诗歌之中。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推想,就是最终博尔赫斯将从他的诗歌的伟大中为自己赢得不朽。

本书译自 *Jorge Luis Borges: Selected Poems 1923—1967*,英国企鹅丛书西英对照本,1985 年版。尽管英译是在博尔赫斯的合作下进行的,中译仍然更注重西班牙语原文,因为我们面对的毕竟是一个西班牙语诗人。博尔赫斯并不过分强调词语音乐,但他的十四行诗和另外一些诗篇的确是以精美的格律和节奏写成的。限于才力,我没有试图再现这些格律和节奏。

译者

1992.6 上海

## 作者前言

首先,我把自己看成一个读者,其次是一个诗人,然后才是一个散文作家。这一见解的第一部分无需解释;另外两个则需要说明。它们并不意味着——它们尤其不意味着——我钟爱我的诗更甚于我的散文,或者是断定它技巧更佳。就我所知,反过来也许倒是对的。我猜想诗与散文之区别,并非如许多人所宣称的,是在于它们截然不同的词语组合,而是在于它们各自以不同的方式被阅读这一事实。读来仿佛是诉诸理性的篇章就是散文;读来仿佛是诉诸想像的,就会是诗歌。我说不准我的作品是不是诗;我只能说我所召唤的是想像。我不是一个思想家。我仅仅是一个试图探索形而上学与宗教的文学可能性的人。

我的小说,在一种意义上,是在我之外的。我梦想它们,塑造它们,记下它们;之后,一旦被散发而进入了世界,它们就属于别人了。我所独有的一切,我的朋友们好心宽



容我的一切——我的喜爱与厌恶，我的嗜好，我的习惯——  
要在我的诗中才找得到。长远来看，也许，我的成败将取决于我的诗篇。

歌德，他并不是我的英雄之一，认为一切诗歌都是偶成的诗(*gelegenheitsdichtung*)。我忘了上下文，但我猜想他的见解至少能有两种解释：他也许是在为他贡献给文学选集的过于丰富的诗做辩解，或者也许是在暗示诗歌萌生于一个特定的人在一个特定的时刻所感受的东西。至于我，我足可宣称本书中的每一首诗均起源于一个特殊的心境，起源于它本身所有的一种必然性，不是为了图解一种理论或填满一本书而写的。事实上，我对我诗的思考从来与出版无关。

大约三年前在剑桥，在开始编纂本书时，我还是第一次直接着手翻译我自己的作品。迪·乔瓦尼和我对每一首，每一行，每个字都进行了十分彻底的推敲；我不仅是一名合作者而且也是作者这一事实给了我们更大的自由，因为比之内在的意义与倾向，我们较少拘泥于词语的精确。我要感谢那些杰出的英国与美国诗人，凭着他们的才具与慷慨，他们将我的西班牙语原作变成了英语诗，并由此赋予了它们这新的生命。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

1971. 3. 31 盐湖城

## 英译者序

本书是首次用英语对一位作家的诗歌进行系统的展示,这位作家早在五十年前就以他的诗在祖国赢得了最初的名声,但他在当今所受到的广泛好评却停留在他的散文这一小部分上。迄今为止,在英格兰和美国,我们所了解的还仅仅是扑朔迷离的小说和明澈的随笔的博尔赫斯,才华横溢的健谈者博尔赫斯,被摹仿的博尔赫斯,英美的博尔赫斯。当然,博尔赫斯只有一个,也没有人会否认那个给他的所有作品注入活力的中心幻象是一个诗意的幻象,但有了这本包容完全的诗选可用,我们才得以拥有完整的博尔赫斯。在本书中我们甚至可以首次了解到博尔赫斯的本质作为南美洲也是全世界最好的诗人之一的博尔赫斯。

博尔赫斯的诗歌无需特别的解说。对于那些希望知道一点传记性背景的人,只需在这里指出作者在 1899 年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幼时在一位英国外祖母身边学习英语,又



在他那位热爱英格兰上世纪伟大诗人的父亲的影响下接触了英语诗歌。博尔赫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受教于日内瓦，在那里发现了惠特曼和德国表现主义者，开始写作法语和英语诗。之后，在西班牙，他于1919年发表了他的第一首诗，与一个叫做“极端主义”的意象主义流派过从甚密，并在返回布宜诺斯艾利斯后自己付印了第一本书。关于他的早期生涯与最初的写作，重复博尔赫斯在他的简短自传中已经向我们讲述过的任何更多的细节将是多此一举。（这篇未在此处刊出的文章不仅是一篇完美的博尔赫斯介绍，将他的毕生事业嵌入了一个框架，而且也成为本书的一篇理想的补充材料。）至于别的，博尔赫斯本人对他自己的诗歌提出了最为宝贵的洞见；鉴于这一点，在本选集末收录了他的十篇序言，还有一批充足的注解，给读者提供了有益的历史与传记资料。

作为一个诗人，博尔赫斯多年来致力于使他的写作愈来愈明晰、质朴和直率。研究一下他通过一本又一本诗集对早期诗作进行的修订，就能看出一种对巴洛克装饰的清除，一种对使用自然词语和平凡语言的更大的关心。甚至连他对比喻的观念也已转到了这个方向。“年轻时，”博尔赫斯说，“我总是寻找新的比喻；后来我发现真正好的比喻总是一样的。”于是着重点就从幼稚、累人、仅仅显示聪明的创新（把一辆电车看成一个人肩扛着枪）转向了强调熟悉而

自然的契合，诸如梦幻——生命，睡眠——死亡，河水与时间之流——正如博尔赫斯一针见血地道出的那样，是一种向着明达的转变。博尔赫斯断言他首先是一个读者，其次才是一个作者，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真实的，因为他像一位细心读书的人那样不懈地主张那些过时却泰然自若的品质，诸如耐读、愉悦、娱乐，它反过来又要求他体内的作者在他自己的著作中补充这同一种毫无学究气的清新的美德<sup>①</sup>。所有这些因素的总和，我发现，就是一位二十世纪诗人的可爱的抱负。

现在我要介绍一下这本选集。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在1967年进入了我的意识。我住的地方在波士顿以北约一小时的路程，我被要求编辑一本双语对照的拉丁美洲诗选。在第一次阅读博尔赫斯以便挑选他最好的半打书页时，我很快发现我欣赏好几首诗，但最令我感动的是题为“埃尔维拉·德·阿尔维阿尔”的一首，因为在它的诗行背后——即使是通过一篇无力的译文——有什么东西立即将我同博尔赫斯的人格联系在一起了。我没法更无知了，我走向博尔赫斯不是通过那些

---

① 博尔赫斯近来对诗歌的许多见解可以在三篇简洁的随笔中找到——“论经典”、“为诗一辩”、“比喻”——它们以“从极端主义开始”为题合辑并发表于《纽约书评》，XV，1970年8月13日。——英译者注



著名的短篇小说，而是通过那些（在当时）尚被忽视的诗篇。为了更多地了解这个诗人和这个人，我接着阅读了《巴黎评论》上罗纳德·克里斯特聪明的博尔赫斯访问记。这位作家在那些书页上跃跃欲出，充满活力——但却又谦逊，可爱，奇怪地抹去自身。我认出了写下“埃尔维拉·德·阿尔维阿尔”的同一个博尔赫斯。到那时，我读过的所有译作都有了苍白之感；以如此的闪光和机智说话的人所写下的，必定远胜于他的译文所显示的。（他本人的英语，我后来发现，胜过了他的大多数译本的英语。）对原文的研读是必不可少的，而有一天在剑桥购买它们时，我偶然得知博尔赫斯在那个时候，以及那一年，正在哈佛担任查尔斯·艾略特·诺顿诗歌教授。抓住了这个机会，我当即写信给他，建议为他的诗歌出一本英语选集，他回信请我去访问他一次。那对在1967年12月初进行的造访，一直没有结束。博尔赫斯和我意气相投，我们乐于进行这工作，而且那也正是接触的好时候。当时博尔赫斯正遭受着一场不愉快的私生活，它迫使他陷入了奇特的孤独。我正巧在无意中填补了那些令他如此害怕的漫长空虚的星期天，把他会尽心去做的那种工作交给他（这反过来也为他提供了急需的自我辩解），并且把他绝望地需求的倾听之耳借给他。略含讽刺意味的是，在三星期或一个月的短暂时间里，我成了最后发现博尔赫斯而又最早与他合作的美国人，那是一连串幸运的事件，

并且变得越来越幸运起来。我们的计划得到了捐助，我们被要求在纽约组织一次博尔赫斯朗读会，而各种杂志也开始注目于我们的进展情况。翌年四月，我们分手前，博尔赫斯邀请我去布宜诺斯艾利斯，而且委托我全权掌握他所有的英译出版事宜。六个月以后我与他重聚，在最近的两年半里我一直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博尔赫斯和我在那里把他的十二本书译成英语。起初仅稍胜于随便初读的事情，变成了一场友谊，一种信任，一段完整的经历。“我喜欢你的是，迪·乔瓦尼，”在我们初逢大约一年以后，博尔赫斯在我到达布宜诺斯艾利斯时告诉我说，“在哈佛那里惟有你严肃地把我当做一个诗人。”“但我看到你是一个诗人，博尔赫斯。”“是的，”他说，“我看到自己是一个诗人——那是你我之间的纽带。”自传就讲到这里，命运之手就讲到这里。

本书的编辑在很大程度上是与作者合作进行的。诗的挑选由双方共同作出，不需要十分严格的筛选原则，因为我们力图收入尽可能多的诗作，但我们的确努力去达到某些平衡。我们想收入所有著名的诗篇，覆盖每一个时期，基本呈现出诗人曾经尝试过的各种形式和类型的诗行，并展示他在主题方面的多种趣味。同时，尽可能多刊出美洲与盎格鲁—萨克森题材的诗看来是合适的；我对后者特别感兴趣。当然归根结底，我们更赞赏后期的诗。博尔赫斯对从他最初的三本书里挑选诗作感到十分厌烦和恼怒，他一直





在以改写来提高它们,然而它们仍使他困窘,但我坚持不懈终于得以说服了他,这早期的创作有很多是可贵而又令人愉快的。我们选入了三分之一强的早期诗作和作者一半以上的后期作品。本书主部的九十首诗展现了稍多于博尔赫斯的 *Obra poética 1923—1967* 全部内容的一半,我们的编选就是从那本书里作出的。在附录里,我们还收录了另外十二首。本书总共包括 102 首诗,101 首附有西班牙语原文(诗作中有一首是用英语写的)。我们希望在未来的版本中有机会扩大主部的内容。

在进行筛选的同时,我四处奔走挑选诗人并委托翻译。我首先找到了六个诗人,我曾与他们合作翻译过豪尔赫·纪廉的一本诗集(W. S. 默温,阿拉斯泰尔·瑞德,马克·斯特兰德,理查德·威尔伯,阿兰·杜甘和本·贝里特);在剑桥附近,我遇见了罗伯特·菲茨杰拉德,威廉·弗尔古森和约翰·厄普代克;后来我被介绍给理查德·霍华德,他又接着把我介绍给了约翰·霍兰德。每个人都热衷于博尔赫斯,没有人需要请求第二遍。至于既有的译文(那些恰巧和我们想要收入书中的篇目一样的),只有两位诗人的旧作似乎还值得花费时间。罗伯特·菲茨杰拉德以前,在 1942 年,曾负责第二次用英语发表博尔赫斯的作品,他被要求修订他早期成果中的六首,而阿拉斯泰尔·瑞德则应约修改他的七首译诗。除了这十三首以外,其他全部都是特地为